

去年初夏的一天，住在远郊养老院的母亲，上午就搭乘班车赶来市区，参加一场退休教师的午餐聚会。父母所住的养老院实际上是一个居家养老社区，而母亲搭乘的班车，也是社区为老人出入市区方便提供的交通。

我走给你看

周珂银

上午10点刚过，父亲就打来了电话，告知我母亲参加聚餐一事，并关照我，待聚会结束后，须将母亲送到班车上，生怕她半途迷路。我知道老母亲又在玩“小计谋”了，她八十出头的年纪了，每次退管会活动都不肯落下，被我知道，都要劝

她，年纪大了，尽量减少外出，还是歇歇吧。一来担心她的安全，再则也让自己省心。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便经常搞先斩后奏的把戏，先出门，而后再设法让我知道。这种倒逼法，常常弄得我心急慌忙，哭笑不得。这不，又将母亲送到班车上，生怕她半途迷路。我知道老母亲又在玩“小计谋”了，她八十出头的年纪了，每次退管会活动都不肯落下，被我知道，都要劝

一次不容易。直至曲终人散，我尾随母亲走出酒家，出其不意出现在她面前。母亲似乎有所察觉，却佯装吃惊，说，你怎么会来，我是不想麻烦你的。然说归说，却偷着乐，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回养老院的班车要下午3点启程，时间尚早，我挽着母亲走进了一家咖啡馆。闲聊一会儿，母亲就坐不住了，说，还是早些走，只有坐上班车才安心。我自然要送她，母亲说没必要，她自己认得路。见我态度坚决，母亲忽然像孩子似的歪着头，眨巴着眼睛说，那可以，你不许做声，就跟我后面，我走给你看。

直走……她专注地搜索着自己脑海里的“导航线路”，几乎忘了我的存在。直到望见一处停车区域，方才松了口气，说，就在这里。再紧走数步，果然看见社区的大巴士就在其中。母亲上车时，转脸冲我一笑，神情得意，好像在说，怎么样，我不糊涂吧。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陡然让我想起了什么——哦，那是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上班时的情景。那天早晨母亲向单位请了假要陪我去，我说我自己可以的，但母亲不放心，执意要送我去新单位。我们母女俩乘上了公交车，下车后，我说我认得路的，让母亲赶紧去上班。母亲却说，不着急，你走给我看，我在后面跟着。当时的我也是这般认真而又紧张地接受着母亲的“路考”，直到看见单位的门口，母亲方才止住了脚步，向我挥挥手，目送我跨进了新单位的大门。

光阴不复，亲情轮回。母亲以“我走给你看”的老小孩天真，令我触景生情回眸往事，她似乎有意无意地提示我，她想做被呵护的孩子了，我应该像当年她看着我那样看着她……

有土地即有风景，无论是戈壁、沙漠，还是森林、河流，只要你深入进去，都会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美需要发现，更需要发掘。凡眼睛所能见到，还须用心体验。所以说，有的风景，欣赏它需要想象力，像眼前这一片石阵。

阿斯哈图的浮想

熊召政

石阵在克什克腾旗热水镇西南五十八公里处的北大山上，沿着山脊呈现的一丛又一丛巨石，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又似一尊又一尊石雕，每一种几何图形，无不藏着天地间的秘密。

如果没有诗人的浪漫，或者哲人的睿智，面对这个石阵，你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离开了。因为这群沉默的石头，并不能让你的感官长久地激动。但是，当我来到这里，却立即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冲动，这并非我有着浪漫与睿智的秉赋，而是因为自然的不可理喻让我想入非非了。

海拔一千七百米的北大山，是大兴安岭无数山脊中的一条，它有着最美的峻耸的曲线。在曲线上毫无规律矗立着的巨石们，我不知道它们产生于哪个年代，是二叠纪、三叠纪抑或侏罗纪？镁质的灰岩、红色的砂岩，在诉说两亿年前的地质故事。它曾经是恐龙的家园吗？这家园已风化得如此厉害，长着两米长牙齿的猛犸象是否在其的锯齿状的岩壁上蹭过痒？它是骤然降落的流星雨，还是火山爆发时的熔岩群？它们是一种生命的中止还是另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些远古的孑遗们，它们是在长眠呢还是在短暂地假寐？在人类无法参与的地质时间中，非灵与肉的生命打一个瞌睡，恐怕也得千年、万年……

伴随这些石质的精灵，是八月高原上的鲜花与绿草。北大山在贡格尔草原的高处，白桦林与草地共生，一面又一面山坡像是一幅又一幅巨大的扇面，在这扇面上不仅住着汉时的边堡与唐时的烟霞，更住着宋时的风雨与元时的牛羊。历史的蒙太奇在这里变幻着、演绎着，从辽阔中展现着它的苍茫。而在当下，在这山脊上的城堡里，它的居民是清风、是骤雨、是月亮与星辰、是蝴蝶与苍鹰、是牧民唱给草原的歌曲、是杀戮之外的马群与骆驼。

当然，簇拥着每一丛巨石的还是那些缤纷的花草，犹如少女簇拥着老人，阳春簇拥着严冬。徜徉在石丛中，我看到早柳砌起风的苍绿，每一片叶子都是喃喃的私语，风过去，柳叶背上的灰，衬着串串鲜红的柳兰花，一朵花犹如一个染红的指甲；紫色的沙参像是一只只永远摇不响的铜铃，它羞答答的，仿佛在为自己的失声而忏悔；躲在石隙的蚊子草也开花呢，金黄的茎上开着银白的花，美丽擎着美丽；地榆花开过了，只剩下红色的球茎，藏着怀春的秘密……

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犹如丹青妙手的一个又一个折页，令我徘徊徘徊，惊叹又惊叹。

听说，这片石头组成的景区最早被称作石林，因与云南石林重名而更名为石阵，我们仍觉得这个名字无法传神。后询问当地土著，告知蒙古族牧人称这里为“阿斯哈图”，意为险峻的岩石。我觉得这个名字更接近自然的本意。在蒙古语中，克什克腾意为亲兵或卫队，窃以为，这一片险峻的石头应该是大自然的卫队，它永远坚守着这一片魅力四射的苍天厚土。2020年8月25日七夕之夜



家住江桥

段炼

十几年前，我在嘉定区江桥镇买了房子。说起江桥，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我并不陌生。清末，李维清编纂的小学乡土教材《上海乡土志》把江桥与闵行、徐家汇、龙华并列，设为第十七课，却又如此写道：“西乡江桥地方，为上海、嘉定水陆交通要道，市面虽不甚旺，而环镇村落实视此为中心点。乃自铁路开行以来，绕越镇东，要道变为僻径，顿失过客买卖之利，反来游匪潜匿之虞。”看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处上海西郊的江桥并不是一块适合安居乐业的净土。

唐代，今江桥地区以吴淞江为界，南部地区隶属华亭县，北部属于昆山县。北宋时期，于吴淞江中游北岸北新泾以西置临江乡，取地临江岸之意。为便于交通往来，在境内吴淞江支流横沥河上，架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石桥，江桥由此得名。原来，古代江桥真的有桥，只不过不在吴淞江上。吴淞江是太湖泄洪的重要水道，更是流经上海地区最大的河流。据文献记载，唐宋以前吴淞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最宽处可达10公里以上。想要在如此宽阔的江面上建造桥梁，以当时的工程技术也是不可能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昆山东部分设嘉定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划高昌、长人、新江、北亭、海隅五乡设上海县，嘉定、上海仍以吴淞江为界。宋元以后，吴淞江日渐淤塞，河道越来越窄，水患不断。明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挖范家浜，引吴淞江水汇入黄浦，形成了“淞浦合流，黄浦夺淞”的格局，从此吴淞江成了黄浦江的支流。而原先的吴淞江故道，乡人称之为“旧江”，久而久之取谐音定名“虬江”。今江桥大部分地区属于上限，虬江以北则属于嘉定县。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析上海县和华亭县西部土地置青浦县。青浦与嘉定、上海三县交界处，就在江桥西首封浜、黄渡一带。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嘉定县东境设宝山县。据清光绪《宝山县志》记载，虬江“南岸本属上海，北岸属嘉定，自槎浦南口东岸起隶宝山”。今江桥境内槎浦河道系1958年开挖，并不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老槎浦。原下槎浦，源自东栅桥，流经今曹安路七号桥，蜿蜒向南越过虬江，并入西浜河。因此，当时嘉定、宝山两县的分界大致就是今轻纺市场以东卜蜂莲花超市旁边那条不起眼的小河沟。

江桥溯临吴淞江，为水陆交通要冲。明弘治《上海县志》云：“江桥铺在三十保，宋元间，道接青龙江，故多夷贾贸易，漕边富家以奇货相雄。”清咸丰年间，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攻打上海，江桥成为主要战场，昔日繁华市廛几成焦土。而且，江桥地处四县交界，原本就是四不管的治安薄弱区域。为镇压农民起义，并维持地方秩序，清政府将虬桥、新泾、江桥、诸翟四乡合并组建“西乡团练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沪宁铁路上海至苏州段建成通车，在真如和南翔设有车站，江桥彻底失去了交通的优势，最终沦落为“游匪潜匿”之地。

直到20世纪90年代，江桥还是上海市郊一处僻静的乡镇。每次去市中心办事，要换乘两三部公交，总感觉好远好远。

如今，地铁13号线已成为江桥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14号线也即将开通。至于生活设施，样样齐全，和市中心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了。而且，江桥已划入大虹桥区域，将迎来新一轮的开发高潮。这里的房价已直追市区，甚至还超过了普陀区的一些街镇。我心中窃喜，迁居江桥，这套房子买值了。

韭菜的田园诗意

要英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元宵节、清明节还是端午节、中秋节，都有鲜明的四季更替色彩。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文化，就是在农业生产中诞生的，天然地笼罩在工业社会无法企及的田园诗意中，而以春节最为隆重。《诗经·豳风·七月》叙述的就是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随着月令的移动，草木虫鱼在变

换，人们一切的衣食操劳在跟进，画面平凡、自然、古朴、和悦。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远古先民的情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居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春节的祭祀除了要摆好鲜美的羊羔肉，还要供上韭菜。其原文是这样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



“禁闭”关了半年有余，在这新冠肺炎全球肆虐期间。待到国内旅行开始复苏，已是七月暑假了。我们几个早已脚底发痒的摄影者，离开火热的上海，去了凉快的云南行走十天。虽然这是一次熟悉而平常的旅行，但因为疫情，一路上必须戴着口罩、随身带着健康码，寻常的旅行显得不寻常了。

那天我们歇足丽江，去了相距10多公里的拉市海湿地公园。公园占地500亩，是大批候鸟的栖息地。可惜我们到那里不是时候，只见到了拉市海的一湖平静和清静。空旷的湖面上没有船只，唯有微风吹拂、阳光轻轻闪烁，我们恍若置身世外，忘乎所以。广阔的湿地，小河纵横，沼泽密布，碧草油油，芦苇摇曳，各种小花如西番菊、醉蝶花、一丈红、马鞭草遍地开放，淡淡飘香。在这游人稀疏看不到边的湖畔，在这一派静好的原生态山野，我们摘下口罩，放慢脚步，让身心自由解放。

当我把镜头对着起伏的山峦，飘动的白云；对着草木的青葱，马鞭草的紫花，恰有一对白衣红裙的母女牵手而行，点缀了我的画面，平添一份生动，在这后疫情时期，在这特别的旅行中，尤感安宁和亲切。

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不过，考古学家们大胆推测，用这些美味佳肴祭祀祖先以及在天神当然是名义上的礼仪，它们最后是进了这些忙着过节的先民们的肚子里。

韭菜现在来看是一种非常寻常的蔬菜，但韭菜

的身世可并不简单。除了作为高端祭祀用品，它还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主要蔬菜；历史典籍里很早就有记载和说明。如《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东汉时期许慎撰著的一本关于汉字起源和字形分析的书籍，在这本著作当中与韭菜相关的字曾有多次涉及。关于“韭”字，在《说文非部》的解释为：“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意思是说韭菜这种蔬菜，种植之后就能够长久地收割、食用。韭菜的“韭”字属于象形字，字的下部“一”代表的是土地，上面的“非”

也许有读者会问：古人为什么用韭菜进行祭祀呢？其实这主要和韭菜的生长特点有关，韭菜有“剪而复生”的特点。这样的特点让韭菜看起来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用其进行祭祀有乞求保佑子孙代代昌盛的意思；葫芦也有类似含义。

值得指出的是：韭菜是货真价实的我国本土蔬菜。相比白菜和大豆，它的驯化时间最早。大约在一万年前，人们就被它特有的香气吸引，开始有意识将其改良栽培。《尚书·夏小正》里就有“正月囿有韭”的记载。囿，即为土地

私有化制度下的私人菜园，而《夏小正》记录的是夏朝前期农耕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当时的韭菜已经广为老百姓所种植，自然是一般人都能吃得起的普通蔬菜了。

至于现在一般小饭店或食堂司空见惯的“韭菜炒鸡蛋”，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了。同样是在西汉，抗击匈奴的霍去病部队发明了饺子；随即韭菜就入馅了。韭菜入馅的好处在于，既清除羊肉的膻味，又增强士兵的免疫能力。

说到韭菜，它一年四季都有，但在小篆的书写下非常像旺盛生长的韭菜叶子。

就有这样的名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其述说的就是在动荡的年代、故人惊喜重逢，在新春来临前，用散发着香气的韭菜和黄粱共度美好的相会。纵览历代诗人们对于韭菜所写的诗句，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自然、热烈的情感。这其中宋代方岳的“韭畦时一摘烟苗”；有刘子翥的“畦雨足，翠发剪还生。”有元好问的“韭早春先绿”……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流传下来讴歌韭菜的诗词大概有三百首。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还是杜甫的这首佳作了。

摄影

七夕会

特别旅行

李京南

